



滕贞甫 主编

棒極岛 金苹果 文艺丛书

GOLDEN APPLE

杨赤
YANG CHI

棒極岛·“金苹果”文艺丛书

第三届“金苹果”奖得主。他的可贵，在于他认识到袁派艺术在中华民族优秀戏曲传统中的独特地位和价值，在于他不尚空谈，实干兴艺，自觉地担当起袁派艺术薪火相传的历史重任。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杨赤
Yang Chi



棒
槌
岛
·
『金苹果』
文艺丛书

杨 赤

YANG CHI

滕贞甫
主编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 滕贞甫 201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杨赤 / 滕贞甫主编. —大连: 大连出版社, 2016.12

(棒槌岛·“金苹果”文艺丛书)

ISBN 978-7-5505-1143-9

I. ①杨… II. ①滕… III. ①杨赤—生平事迹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2901 号

出 版 人: 刘明辉

策划编辑: 刘明辉 代剑萍 张 波

责任编辑: 李 莹

装帧设计: 蓝瑟传媒 (大连) 有限公司

责任校对: 杨 钟

责任印制: 徐丽红

出版发行者: 大连出版社

地址: 大连市高新园区亿阳路 6 号三丰大厦 A 座 18 层

邮编: 116023

电话: 0411-83620442/83620941

传真: 0411-83610391

网址: <http://www.dlmpm.com>

邮箱: dlszhangbo@163.com

印 刷 者: 大连金华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70mm × 230mm

印 张: 8.5

字 数: 116 千字

出版时间: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5-1143-9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棒槌岛·‘金苹果’文艺丛书”编委会

- | | | |
|-----|-----|----------------------|
| 主 任 | 袁克力 | 中共大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
| 副主任 | 滕贞甫 | 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文联主席 |
| | 何明洲 | 大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副主席 |
| 委 员 | 素 素 | 大连市作家协会主席 |
| | 杨 赤 | 大连市戏剧家协会主席 |
| | 石 峰 | 大连市美术家协会主席 |
| | 李宴清 | 大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 |
| | 王大斌 | 大连市摄影家协会主席 |
| | 宋延平 | 大连市音乐家协会主席 |
| | 周舜民 | 大连市舞蹈家协会主席 |
| | 张嘉树 | 大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
| | 李志有 | 大连市曲艺家协会主席 |
| | 高满堂 | 大连市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 |
| | 杨剑胜 | 大连市杂技艺术家协会主席 |
| | 杨 洋 | 大连市电影家协会主席 |
| | 王晓峰 | 大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
| | 杨连生 | 大连市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 |
| | 王 顺 | 大连市文艺收藏家协会主席 |

编辑委员会

- | | |
|-------|---------------------|
| 主 编 | 滕贞甫 |
| 副 主 编 | 何明洲 邢德武 王晓峰 刘明辉 宁 明 |
| 办公室主任 | 李英姿 |
| 成 员 | 代剑萍 张 波 何永娟 孙海东 李健国 |

序

袁克力

“棒槌岛·‘金苹果’文艺丛书”付梓，可喜可贺！

“棒槌岛·‘金苹果’文艺丛书”是大连市文艺精品创作生产“5511”工程项目。丛书的名字来自大连文艺“金苹果”奖。它的出版，旨在推崇文艺的崇高价值，展现大连文艺名人风采，褒奖和赞美优秀文艺家的创造精神。

“金苹果”奖自1990年开始评选以来，两年一届，迄今已评选了十三届，共有二十四位大连文艺家获此殊荣。“金苹果”奖不仅为大连文艺工作者带来了巨大的荣誉与激励，更为大连文艺的创新发展营造了艺术氛围。

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奖励机制，是党领导文艺工作、尊重文艺人才、鼓励文艺创作、落实国家荣誉制度的具体体现。“金苹果”奖以大连市人民政府的名义颁发，是大连市文艺最高荣誉奖。获此殊荣的人，必须是为大连文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国内外重大文艺评奖中成绩突出的文艺工作者。这一奖项，既强调艺术上的成就，更注重文品艺德，事实上，“金苹果”奖以最具代表性、最有分量的评选，树立起的是大连文艺界的领军人物。

二十五年的评奖与时俱进，充分体现了大连市委、市政府对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二十四位大连文艺界标志性人物的艺术成就，不仅集中体现了新时期以来大连文艺所收获的斐然成绩，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以自身具有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体现着大连文艺的厚重分量和久远价值，对城市文化的积累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作为大连文艺最高奖，它已成为大连文艺的丰碑，成为大连文艺的一项崇高荣誉，为大连人民所瞩目。

大连文艺是新中国当代文艺的组成部分，是祖国文艺历史长河中翻腾的浪花。在大连文艺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多有建树的优秀文艺家集合在“金苹果”奖的名义之下，不能不让人感慨良多，倍感珍惜。这些获奖的文艺家，从事的文艺领域不同，所经历的创造过程不同，队伍从少到多，年龄从小到大，有过创业，有过曲折，有过成功，和时代迈着共同的脚步，与祖国一道前进，历经风雨，痴心不改，歌唱理想，书写美好的生活，创造了这块土地上的文艺辉煌。

“棒槌岛·‘金苹果’文艺丛书”的情怀是独特而温暖的。它由自传、成就、评价、艺术作品等内容组成。在他们的传略中，我们分明感受到获奖者为了崇高的文艺事业守望生活、博采广学、坚定信念、完善人格、锲而不舍的艺术人生；在他们的成就展示中，我们分明被获奖者奇异的想象、充盈的诗意、高妙的境界所折服；在他们引述的评介中，我们认定无论是诗文故事、书画影像，还是歌舞乐声，品质高雅、内涵深厚是他们创作的共同特点。这二十四位获“金苹果”奖的文艺家，都曾获得过全国各种重要奖项，赢得了良好声誉，但他们更看重家乡大连的“金苹果”奖。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他们的艺术生命与这座城市血肉相连，他们的艺术理想植根于家乡大地，他们笔下的艺术形象凝聚着这座城市的人生感悟，他们的艺术风格彰显着身边普通人的智慧和勇敢；他们唱响时代主旋律，拥抱现实，为人民而作，为人民而歌，不断拓展中国梦的表现内容，既有国家民族故事，又有百姓日常故事。他们用文艺的形式，弘扬民族优秀道德精神，开掘出时代的本质力量给人以鼓舞，树立了城市文化的心灵地标。

大连文艺“金苹果”奖的文化内涵、审美意蕴、忧患意识和生命情调，既是获奖文艺家艺术才华的体现，更是当代中国文艺成就的展示。

2015年10月28日

（作者系中共大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杨 赤

国家一级演员，大连京剧院院长，中国戏剧“梅花奖”、梅兰芳金奖大赛净角组金奖获得者，全国政协委员，大连市戏剧家协会主席，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首届学员。

原籍山东，1961年出生于大连。1977年毕业于大连艺术学校，工花脸，1982年拜袁世海为师。20世纪80年代末声名鹊起，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常演剧目有《九江口》《李逵探母》《绝龙岭》《将相和》《野猪林》等。近年来扛起传承、发展袁派艺术的大旗，推出整理改编剧目《西门豹》、原创新编历史剧目《风雨杏黄旗》等，为繁荣京剧舞台进行了积极探索。

目录

Contents

● 苦乐人生	001
粉墨登场	002
随父亲听大戏	002
险被艺术学校扫地出门	004
五年寒窗 面壁苦练	006
实验京剧团二次坐科	011
初露头角	015
与大师父子般的师徒情缘	016
摘金夺银的收获季节	029
唱响天津卫	030
难忘的1990年	034
戏比天大	037
我的根在大连	042
浴火重生的凤凰	044
打造艺术经营品牌	049
在脚下凿一口深井	051
四下四上《西门豹》	056
《霸王别姬》东瀛之旅	062

旅美侨胞的京剧情结	067
-----------------	-----

《风雨杏黄旗》台北之行	070
-------------------	-----

● 慧眼识珠

075

尊师重道 薪火相传

——从京剧名家杨赤建设袁派艺术传承体系说起	076
-----------------------------	-----

杨赤何幸 得此良师 世海何幸 得此高足

——袁世海先生铜像落户大连有感	079
-----------------------	-----

● 春华秋实

089

论“架子花脸铜锤唱”	090
------------------	-----

幕后的人梯	097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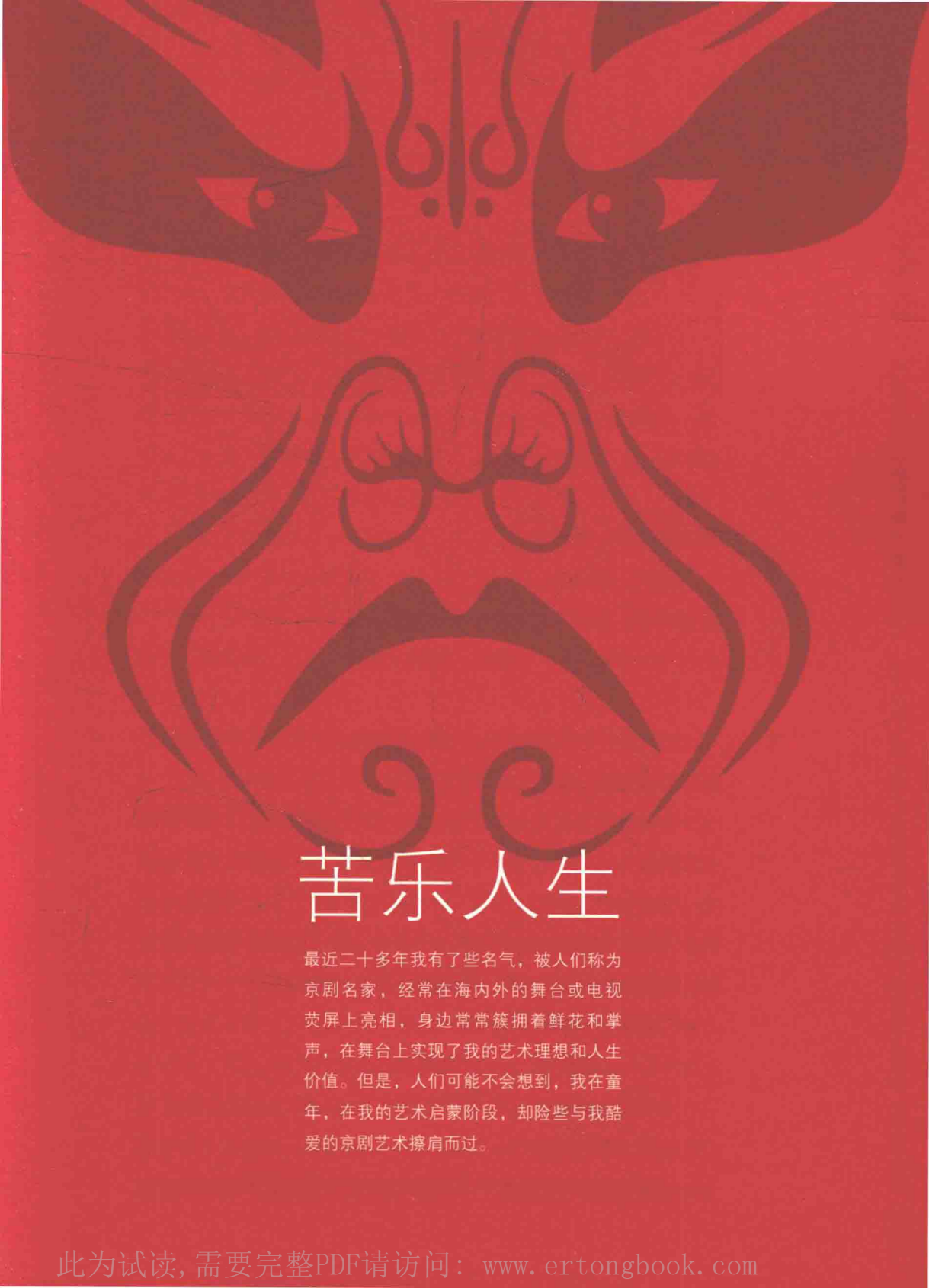
薪火相传路上的一棵浓荫大树	101
---------------------	-----

怀念我的老师马明捷	105
-----------------	-----

菊坛不倦的跋涉者	108
----------------	-----

作品展示	112
------------	-----

艺术年表	124
------------	-----



苦乐人生

最近二十多年我有了些名气，被人们称为京剧名家，经常在海内外的舞台或电视荧屏上亮相，身边常常簇拥着鲜花和掌声，在舞台上实现了我的艺术理想和人生价值。但是，人们可能不会想到，我在童年，在我的艺术启蒙阶段，却险些与我酷爱的京剧艺术擦肩而过。

粉墨登场



随父亲听大戏

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一个夏日的傍晚，夕阳的余晖给滨城大连的街道和屋宇涂上了一抹亮色。

中山公园附近的一条马路上，一个年过四十的汉子骑着辆“大国防”自行车，背后车座上坐着个四五岁的虎头虎脑的娃娃。那个年代，这座城市的人没有现在这样多，车也没有现在这样多，更没有现在这样鳞次栉比的高楼。除了交通主干道，孩子们可以在马路上尽情玩耍：踢足球，跳绳，捉迷藏……

“搂紧我，别光顾看光景……”

汉子一边蹬着车，一边不时嘱咐着身后的娃娃。

坐车兜风的娃娃似乎并未理解汉子的心情，兴奋地嚷着：

“快点儿，再快点儿！”

自行车驶过的街道留下了串串铃声和“咯咯咯”的笑声……

振工街有轨车站附近老式居民院落的一所普通住宅中，汉子盘腿坐在火炕上，眼前放着张小饭桌，桌上摆着一碟花生米、一盘拌黄瓜。娃娃依偎在汉子身边，端着酒盅的汉子一边惬意地呷着“老白干儿”，一边不时往娃娃嘴里塞几粒花生米。屋角橱柜上的收音机传出现代京剧《箭杆河边》中张学津唱的那段【反二黄】，汉子听到兴头时随着收音机里的唱腔打着拍子，悠闲地哼起：“赖子呀，你要好哇好想一呀想……”

“你要好哇好想一呀想……”娃娃眨巴着眼睛，模仿着汉子的模样，稚声稚气地唱起来，还冲汉子摇头晃脑地扮了个鬼脸。

这时，一个中年女人端着热乎乎的玉米饼子和地瓜由外屋走进来，嗔笑着：“瞧你们爷儿俩，一对活宝……”屋里顿时传出一片欢笑。

这个中年汉子，就是我的父亲；少不更事的娃娃，就是我。

像绝大多数大连人是“海南丢儿”一样，我的老家是山东荣成，父亲1958年由老家来到大连，进锁厂做了工人。父亲是个老戏迷，尤其喜欢传统京剧，但母亲生下我几年后，传统戏就成了“四旧”，成了“封、资、修”，被打入另册，戏院和收音机中演的播的全是现代京剧：《六号门》《箭杆河边》《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在那个物质和精神生活相对匮乏的年代，听被称为“戏匣子”的收音机里面播放京剧，是父亲工作之余的一大爱好。我姐弟四人，两个姐姐一个妹妹，母亲生下大姐九年后才有了我。父亲是个传统观念很重的人，年近四十才得子，对我这个“能接户口本”的自然非常宠爱。父亲喜欢京剧的业余爱好也影响到姐姐，大姐在学校就是宣传队骨

干，后来进了工厂也是业余剧团的活跃分子。我后来能爱上京剧、登上京剧舞台，并使它成为自己挚爱一生的职业，或许我的身上也有父辈爱好京剧的基因吧。

虽然我幼年时家境并不富裕，并没得到“排排坐，吃果果”般的物质享受，但从爱好京剧的父亲身上得到了一些粗浅的艺术熏陶。受父亲的影响，我也迷上了京剧，每当戏匣子里唱大戏的时候，我常常守在旁边听得入迷。

险被艺术学校扫地出门

最近二十多年我有了些名气，被人们称为京剧名家，经常在海内外的舞台或电视荧屏上亮相，身边常常簇拥着鲜花和掌声，在舞台上实现了我的艺术理想和人生价值。但是，人们可能不会想到，我在童年，在我的艺术启蒙阶段，却险些与我酷爱的京剧艺术擦肩而过。

1972年，新组建的大连艺术学校开始招收京剧班学员，这在当时是一件轰动全城的大事。那时正处于“文革”期间，大学停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全国人民唱八个“样板戏”，城里的家长们把孩子能进剧团当演员、捧上铁饭碗、吃上“样板饭”看成是一个理想的出路。艺术学校招生的消息一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无数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潮水般涌到了位于华昌街的艺术学校门口。带着同样的期冀和对京剧的热爱，母亲和姐姐带着年仅十一岁的我也挤入了应考大军。记得考试时我唱的是《智取威虎

山》中杨子荣的那段【西皮原板】：“小常宝控诉了土匪罪状……”这段唱是我跟着收音机学的，虽然唱得稚声稚气，但响亮水灵的童音还是打动了主持考试的老师。经过初试、复试，我幸运地被录取了。



梦想当兵的我

带着新奇与激动，我和经过千挑百选的五十多个娃娃一起迈进了艺术学校的大门。然而，考入艺校的兴奋劲儿还没过，命运却同我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

我考上艺术学校开始学老生，这是家中的一件大喜事，父亲更是兴奋得不得了。开课后不久的一个假日，我从学校回家后，父亲领着我这个宝贝儿子到工友和姑姑家串门。大家见了我都想听我唱，父亲也美滋滋地一个劲儿鼓动我唱，没想到唱得多了又赶上患了感冒，嗓子竟然哑了，好长时间没有恢复过来。当时招收的学员虽然进了校，但还处在培训试验期，任课教师觉得我不是个唱戏的料便向校方反映，校方决定让我退学。那天，听到老师让我回家的消息，我感觉好像是天塌下来了一样，面对被淘汰的命运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是好。我一步三回头，慢腾腾由教室挪到学校门口不想离开，忍不住呜呜哭了起来……

就在我哭得正伤心的时候，迎面走来一位长者，见我哭得像

个泪人，关切地询问我发生了什么事，当得知我被退学后觉得有些心疼。他上下端量着我，自言自语地说：“这娃娃像个学花脸的料嘛！”当即长者便拉着我的手把我领到了花脸课堂，交给了教花脸的教师刘金昌。

事后我才得知，这位慈眉善目的长者就是闻名关内外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曹艺斌。曹先生德高望重，在学校极有权威，他不经意间的一拉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改写了我的一生。试想，如果不是曹先生慧眼独具的这一举动，绝不会有今天活跃在京剧舞台上的杨赤，我将与钟爱的京剧艺术擦肩而过，走上一条跟今天完全不同并无法预测的人生之路。

五年寒窗 面壁苦练

面对这次险些被淘汰，年仅十一岁的我尽管还说不出什么更多的道理，却仿佛一下子成熟了许多。我忘不了曹先生在我人生紧要关头的一拉，忘不了父母那带有几分忧郁的、期待的目光，我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自己是唱戏的苗子，而且是个不错的苗子。但这一切的得来却并不那么容易。

入校初期学员培训试验阶段，学校的教学抓得还不是那样紧。随着从四面八方抽调的老师陆续到位，练功、学戏、文化学习等全面铺开，我和同学们越来越感觉到压力已经有点儿超出我们年龄的负荷。

大连艺术学校是在“文革”期间的特殊背景下成立的，主要

任务是当时演样板戏的大连市样板戏学习班（后来的大连京剧团）培养接班人。学校得到了当时的市革委会主任、军代表刘德才司令员和市领导崔荣汉等的全力支持。记得办校初期，校领导为练功强度很大的学员们的伙食发愁。当时物资匮乏，尤其是主、副食配额十分紧张，普通居民每人每月三两油、半斤肉，大米和白面二三斤。刘司令员得知学校的困难后曾从部队农场调拨来一批米面和副食，可这总不是长远之计。

有一天，刘司令员把市里主管主、副食供应的粮食局、商业局领导请到我们学校，先是安排这些领导进练功厅看我们上课，看我们练功。见刘司令员带着领导们来看课，我们这些娃娃全铆足了劲儿，软毯子功、硬毯子功一齐上，踢腿下腰翻跟头……没出半个小时，男女同学一个个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武功课结束时，刘司令员带头给我们鼓掌，然后转头向随行的领导们问：

“小家伙们练得好不好？”领导们齐声说好。“小家伙们累不累？”同行的领导们一个劲儿点头称累。说到这时，刘司令员话锋一转：“练功这么累，他们需不需要补充营养？”

“需要——”

“那你们想法给解决吧……”

从那以后，鱼、肉、蛋、米、面等源源不断运进了学校。

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刘司令员等当时的领导对我们这批艺术学校学员的关心和厚爱。

当时艺术学校授课的老师也是优中选优，可以说是藏龙卧虎。像当年东北京剧界的老生名家曹艺斌，老旦名家哈鸿滨，旦角名家闻占萍、杨秋雯，著名花脸刘金昌以及戏剧理论家马明捷